

SAME
The Same Planet
同一颗星球
PLANET

刘东主编

[美] 杰弗里·H. 杰克逊 (Jeffrey H. Jackson) 著

姜智芹 译

水下巴黎

光明之城如何经历 1910 年大洪水

Paris Under Water

How the City of Light Survived

the Great Flood of 1910

这是一个在洪灾中抗争求生的故事，情节紧凑，扣人心弦。

作者持论公允，既实事求是，又鼓舞人心。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江苏人民出版社

SAME
The Same Planet
同一颗星球
PLANET

刘东 主编

水下巴黎

光明之城如何经历 1910 年大洪水

[美] 杰弗里·H. 杰克逊 (Jeffrey H. Jackson) 著

姜智芹 译

Paris Under Water

How the City of Light Survived

the Great Flood of 1910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下巴黎:光明之城如何经历 1910 年大洪水/(美)
杰弗里·H. 杰克逊著;姜智芹译. —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 2017. 12

(“同一颗星球”丛书)

书名原文: Paris Under Water: How the City of
Light Survived the Great Flood of 1910

ISBN 978-7-214-21552-9

I. ①水… II. ①杰… ②姜… III. ①水灾—历史—
巴黎 IV. ①P426.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3407 号

Paris Under Water: How the City of Light Survived the Great Flood of 1910

Text Copyright © 2010 by Jeffrey H. Jacks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 Martin's Press,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6-518

书 名 水下巴黎:光明之城如何经历 1910 年大洪水

著 者 [美]杰弗里·H. 杰克逊

译 者 姜智芹

项目统筹 戴宁宁

责任编辑 金书羽

装帧设计 刘亭亭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1552-9

定 价 3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这套书的选题,我已经默默准备很多年了,就连眼下的这篇总序,也是早在六年前就已起草了。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当代中国遭遇的环境危机,都绝对是最让自己长期忧心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种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由于更涉及长时段的阴影,就比任何单纯人世的腐恶,更让自己愁肠百结、夜不成寐,因为它注定会带来更为深重的,甚至根本无法再挽回的影响。换句话说,如果政治哲学所能关心的,还只是在一代人中间的公平问题,那么生态哲学所要关切的,则属于更加长远的代际公平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偏是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只因为日益膨胀的消费物欲,就把原应递相授受、永续共享的家园,糟蹋成了永远无法修复的、连物种也已大都灭绝的环境,那么,我们还有何脸面去见列祖列宗?我们又让子孙后代去哪里安身?

正因为这样,早在尚且不管不顾的 20 世纪末,我就大声疾呼这方面的“观念转变”了:“……作为一个鲜明而典型的案例,剥夺了起码生趣的大气污染,挥之不去地刺痛着我们:其实现代性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离我们还远,而是构成了身边的基本事实——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它都早已被大多数国民所体认,被陡然上升的死亡率所证实。准此,它就不可能再被轻轻放过,而必须被投以全力的警觉,就像当年全力捍卫‘改革’时一样。”^①

^① 刘东:《别以为那离我们还远》,载《理论与心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89 页。

的确,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有毒雾霾,乃至危如累卵的整个生态,作为长期惯于书斋生活的学者,除了去束手或搓手之外,要是觉得还能做点什么的话,也无非是去推动新一轮的阅读,以增强全体国民,首先是知识群体的环境意识,唤醒他们对于自身行为的责任伦理,激活他们对于文明规则的从头反思。无论如何,正是中外心智的下述反差,增强了这种阅读的紧迫性:几乎全世界的环境主义者,都属于人文类型的学者,而唯独中国本身的环保专家,却基本都属于科学主义者。正由于这样,这些人总是误以为,只要能用上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就准能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殊不知这种局面本身就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而问题的真正解决,却要从生活方式的改变入手,可那方面又谈不上什么“进步”,只有思想观念的幡然改变。

幸而,在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的红尘中,还总有几位谈得来的出版家,能跟自己结成良好的工作关系,而且我们借助于这样的合作,也已经打造过不少的丛书品牌,包括那套同样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卷帙浩繁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事实上,也正是在那套丛书中,我们已经推出了聚焦中国环境的子系列,包括那本触目惊心的《一江黑水》,也包括那本广受好评的《大象的退却》……不过,我和出版社的同事都觉得,光是这样还远远不够,必须另做一套更加专门的丛书,来译介国际上研究环境历史与生态危机的主流著作。也就是说,正是迫在眉睫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促使我们更要去超越民族国家的疆域,以便从“全球史”的宏大视野,来看待当代中国由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这种高瞻远瞩的“全球史”立场,足以提升我们自己的眼光,去把地表上的每个典型的环境案例都看成整个地球家园的有机脉动。那不单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环境案例中找到一些珍贵的教训与手段,更意味着,我们与生活在那些国家的人们,根本就是在共享着“同一个”家园,从而也就必须共担起沉重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讲,当代中国的尖锐环境危机,就远不止是严重的中国问题,还属于更加深远的世界性难题。一方面,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那些非西方社会其实只是在受到西方冲击并且纷纷效法西方以后,其生存环境才变得如

此恶劣。因此,在迄今为止的文明进程中,最不公平的历史事实之一是,原本产自某一文明内部的恶果,竟要由所有其他文明来痛苦地承受……”^①而另一方面,也同样无可讳言的是,当代中国所造成的严重生态失衡,转而又加剧了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甚至,从任何有限国度来认定的高速发展,只要再换从全球史的视野来观察,就有可能意味着整个世界的生态灾难。

正因为这样,只去强调“全球意识”都还嫌不够,因为那样的地球表象跟我们太过贴近,使人们往往会鼠目寸光地看到,那个球体不过就是更加新颖的商机,或者更加开阔的商战市场。所以,必须更上一层地去提倡“星球意识”,让全人类都能从更高的视点上看到,我们都是居住在“同一颗星球”上的。由此一来,我们就热切地期盼着,被选择到这套译丛里的著作,不光能增进有关自然史的丰富知识,更能唤起对于大自然的责任感,以及拯救这个唯一家园的危机感。的确,思想意识的改变是再重要不过了,否则即使耳边充满了危急的报道,人们也仍然有可能对之充耳不闻。甚至,还有人专门喜欢到电影院里,去欣赏刻意编造这些祸殃的灾难片,而且其中的毁灭场面越是惨不忍睹,他们就越是愿意乐呵呵地为之掏钱。这到底是麻木还是疯狂呢?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不管怎么说,从更加开阔的“星球意识”出发,我们还是要借这套书去尖锐地提醒,整个人类正搭乘着这颗星球,或曰正驾驶着这颗星球,来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或已是最后的“十字路口”!我们当然也有可能由于心念一转而做出生活方式的转变,那或许就将是最后的转机与生机了。不过,我们同样也有可能——依我看恐怕是更有可能——不管不顾地懵懵懂懂下去,沿着心理的惯性而“一条道走到黑”,一直走到人类自身的万劫不复。而无论选择了什么,我们都必须在事先就意识到,在我们将要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中,总是凝聚着对于后世的重大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继续像“击鼓传花”一般地,把手

^① 刘东:《别以为那离我们还远》,载《理论与心智》,第85页。

中的危机像烫手山芋一样传递下去,那么,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有可能再无容身之地了。而在这样的意义上,在我们将要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中,也同样凝聚着对于整个人类的重大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继续执迷与沉湎其中,现代智人(homo sapiens)这个曾因智能而骄傲的物种,到了归零之后的、重新开始的地质年代中,就完全有可能因为自身的缺乏远见,而沦为一种遥远和虚缈的传说,就像如今流传的恐龙灭绝的故事一样……

2004年,正是怀着这种挥之不去的忧患,我在受命为《世界文化报告》之“中国部分”所写的提纲中,强烈发出了“重估发展蓝图”的呼吁——“现在,面对由于短视的和缺乏社会蓝图的发展所带来的、同样是积重难返的问题,中国肯定已经走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必须以当年讨论‘真理标准’的热情和规模,在全体公民中间展开一场有关‘发展模式’的民主讨论。这场讨论理应关照到存在于人口与资源、眼前与未来、保护与发展等一系列尖锐矛盾。从而,这场讨论也理应为今后的国策制订和资源配置,提供更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支持”^①。2014年,还是沿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又在清华园里特别开设的课堂上,继续提出了“寻找发展模式”的呼吁:“如果我们不能寻找到适合自己独特国情的‘发展模式’,而只是在盲目追随当今这种传自西方的、对于大自然的掠夺式开发,那么,人们也许会在很近的将来就发现,这种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超高速发展,终将演变成一次波及全世界的灾难性盲动。”^②

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在对于这颗“星球”的自觉意识中,首先把胸次和襟抱高高地提升起来。正像面对一幅需要凝神观赏的画作那样,我们在当下这个很可能会迷失的瞬间,也必须从忙忙碌碌、浑浑噩噩的日常营生中,大大地后退一步,并默默地驻足一刻,以使用更富距离感和更加陌生化的眼光来重新回顾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历史,也从

① 刘东:《中国文化与全球化》,载《中国学术》,第19—20期合辑。

② 刘东:《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37页。

头来检讨已把我们带到了“此时此地”的文明规则。而这样的一种眼光，也就迥然不同于以往匍匐于地面的观看，它很有可能会把我们的眼界带往太空，像那些有幸腾空而起的宇航员一样，惊喜地回望这颗被蔚蓝大海所覆盖的美丽星球，从而对我们的家园产生新颖的宇宙意识，并且从这种宽阔的宇宙意识中，油然地升腾起对于环境的珍惜与挚爱。是啊，正因为这种由后退一步所看到的壮阔景观，对于全体人类来说，甚至对于世上的所有物种来说，都必须更加学会分享与共享、珍惜与挚爱、高远与开阔，而且，不管未来文明的规则将是怎样的，它都首先必须是这样的。

我们就只有这样一个家园，让我们救救这颗“唯一的星球”吧！

刘东

2018年3月15日改定

引 子



国民议会所在地波旁宫受淹的庭院^①

1910年1月27日,天空还是漆黑一片,高特里(Gautry)先生刚从波旁宫出来,就感到一阵刺骨的寒风袭来。他竖起衣领,紧紧地裹住脖子,将帽檐下拉,以阻挡冰冷的暴雨。高特里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在办公大楼的地下室里已经连续住了几天,此时,他正在冰冷的冬夜里急匆匆地往家赶。每年的这个时候,巴黎的街道上总是十分寒冷,有

^① 来源:Charles Eggimann, ed. *Paris inondé: la crue de la Seine de janvier 1910*. Paris: Editions du Journal des Débats, 1910. 承蒙范德堡大学的让和亚历山大-赫德图书馆特刊部 W. T. 邦迪中心惠允使用。

时还大雪纷飞。今夜，高特里先生注定要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凄惨悲凉的景象，这景象是巴黎现代历史上所不曾出现的——经过五天的洪水侵袭，整个巴黎城都被淹没了。

高特里是国民议会的速记员助理，他的主要任务是听差和传送信息。国民议会是法国政治权利的中枢，这座大楼有大理石造的墙壁和廊柱、高高的穹顶、金碧辉煌的装饰、精美绝伦的壁画，奢华的走廊里穿梭着政客、职员和官僚们。即便是诸如高特里一般的公务人员，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也着实令人激动和振奋。这几天来，整座大楼一片漆黑，寒冷异常，每个人都紧张不安。日常的事务工作大都已经停止，但是国会议员们依然在会议大厅里对法案进行辩论，高特里和其他公务人员依旧在幕后给这些议员及其职员们提供着服务。洪水上涨后不久，大楼里的电就断了，工作人员从库房里找出来过去使用的油灯，点着后挂在大楼里。油灯的光线昏暗而怪异，灯油燃烧时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洪水围困了整座建筑物，法国议会大楼与巴黎其他地方被隔离开来。几天来，高特里目睹议员们乘着小船慢慢地通过被洪水淹没的庭院，或是小心翼翼地从小头通道上走过。现在，马上就到五点了，高特里自己也谨慎地蹚过积水，走向几个街区以外没有被洪水淹没的地方。

高特里的身影慢慢地隐退到黎明前的黑暗中，即便是波旁宫那雄伟庄严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的正面，也同其高大的科林斯廊柱一样，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中。乌云遮蔽了月亮，还在亮着的街灯屈指可数，特别是在塞纳河沿岸地区，街灯几乎都熄灭了。高特里摸索着往前走，每迈一步都小心谨慎，以确认自己冻得僵硬的双脚踏到了硬实的地面。路面上的鹅卵石被冲刷出来，和其他杂物一起散落在路上。空气中弥漫着恶心难闻的气味，其中有些是腐烂的食物和下水道及化粪池里流出的人畜粪便散发出的。高特里蹚水行走时发出清脆的声响，在寂静、空荡的街道上回荡。

在暴雨和水中行走了一英里半，高特里的衣服全都湿透了。他居住的小区在阿尔马桥（Pont de l'Alma）附近的兰德鲁大街（Passage Landrieu）上，距塞纳河只有几步之遥。到达小区的时候，他看到院子里的水比几天前他离开家的时候上涨了很多，过道里的水深可及膝。他费

力地蹚过泥泞的雨水，来到自己的公寓门前。高特里的手还在门把上，就听见屋内被吓坏的孩子的尖叫声和哭泣声，家里的人还都没有睡。

高特里推开门，看到妻子神情惊恐，低声哭泣着向他扑过来，要他想办法。家里一片狼藉，屋里的水有两英尺多深，家具在水里漂着，他们一生辛苦和努力购置的家什大部分都被毁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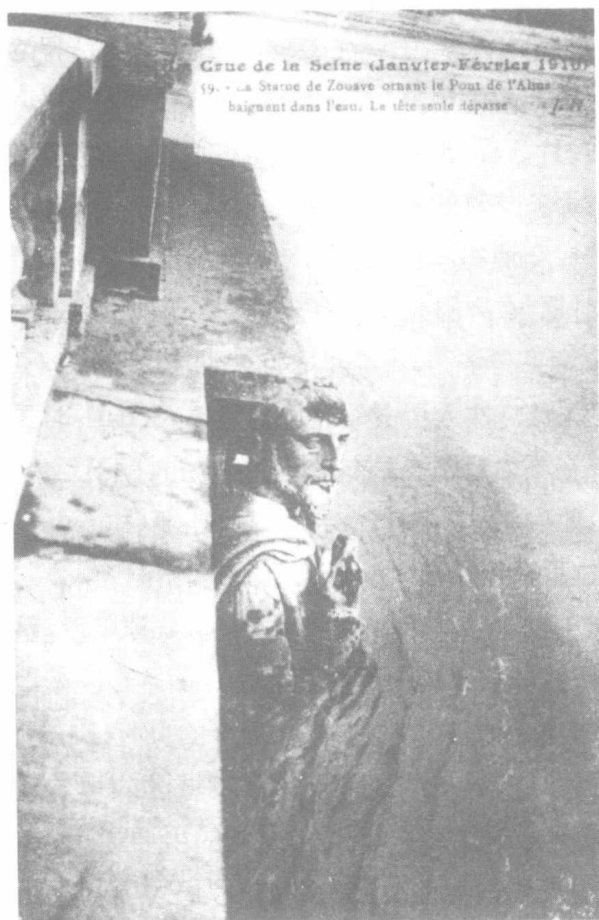
被雨水浸透的衣服很沉，高特里赶紧脱下来，走向哇哇哭喊的小儿子。他把小儿子扛在肩上，自己几乎赤裸着向楼外冲去。他把儿子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甚至都没有停下摸摸儿子的头以示安慰，就赶紧折回家里。这一次，他抱起的是女儿。刺骨的雨水击打着高特里裸露的肌肤，他把女儿也带到安全地带，在黑暗中把她放在儿子旁边，让兄妹俩紧挨着。第三次，他把妻子从家里带出来，让她和孩子们待在一起。虽然筋疲力尽，高特里还是再一次返回公寓，抢救回来一些干爽的衣服。高特里和家人焦虑惊恐，全身湿透，在刺骨的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一家人虽然安全了，但突然之间也变得无家可归了。

高特里终于在拉沃尔德街(Rue Laborde)的一家旅馆找到空房间，这个地方地势稍高，受淹不那么严重。整个巴黎城已经被洪水淹没，但至少这个地方还是干的。高特里用酒精揉搓冻僵的身体，希望缓和一下因为突然紧张用力而扭伤的肌肉。透过窗户，他看到其他的巴黎市民，那些人也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家，奔向应急救援庇护所和教堂，或者是与自己的亲友和家人待在一起。

高特里和他的家人逃过了洪水的围困，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是否能够幸存，还是个未知数。巴黎是当时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数十年来，前来巴黎参观旅游的人们无不惊叹于她的壮美，在这座城市里流连忘返。如今，在这些危难的日子里，这座“光明之城”从来没有显得如此黯淡过。^①

① 本书中关于高特里的故事，主要是基于他对他的同事和速记员罗伯特·凯贝尔(Robert Capelle)的讲述，凯贝尔将高特里的讲述记录于他的回忆录《1910年1月波旁宫的洪水：速记员的记录》(La Crue au Palais-Bourbon [janvier 1910] ; émotions d'un sténographe. Paris: L'Emancipatrice, 1910: 17-18)。我根据凯贝尔记录的故事骨架演绎了一些细节，充分利用凯贝尔书中的事实以及日报、档案、数百幅图片中诸多类似的叙述，设想了高特里当时的所思所感。我对高特里当时所在城市状况的描述也是根据大量与洪水有关的图片做出的。

前言



巴黎人用阿尔马桥上的雕塑测量洪水的水位^①

^① 来源：作者个人收藏。

数百年来，洪水一直是塞纳河流域人们正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尽管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去开垦、利用塞纳河流域的土地，但是河水总是试图维系着其自然的水道。

在古代，塞纳河沿着碗状的山谷铺展开来，形成了今天的巴黎地区。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塞纳河在流经巴黎地区时分成了两个支流。南边的支流稍微宽一些，大致就是现在塞纳河的河道。北边的支流蜿蜒曲折，穿过现在的右岸，流经巴士底（Bastille）、梅尼蒙当（Ménilmontant）和部分贝尔维尔（Belleville，即美丽城）地区以及下蒙马特（Montmartre）地区，一直到达现在的夏乐宫（Chaillot）和阿尔马桥，就在埃菲尔铁塔的河对岸。如果两个支流都洪水泛滥，那么整个巴黎地区就会成为一片汪洋，形成一个大湖，湖面有好几英里宽。慢慢地，塞纳河北边的那条支流的水越来越少，以至干涸，公元前30 000年的时候，这条支流完全消失，于是，塞纳河就变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有一个时期，右岸的大部分地区呈现为湿地。附近的区域被人们称作“马莱”，意思是水洼，曾经是靠近塞纳河的一片沼泽。公元前1世纪，当罗马人第一次入侵占领这片巴黎希人（Parisii）居住的土地以后，他们选择在不太湿软的左岸建设这座城市，就不足为奇了。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将这座城市命名为吕泰西亚（Lutetia），这个名称极有可能来自拉丁词鲁特姆（Lutum），意思是“淤泥”。

公元前5000年左右，巴黎地区开始有人居住，从那以后，塞纳河的水就为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提供生活用水保障。在巴黎地区出土的最古老的文物中，有一些是独木舟，是在现今的贝西（Bercy）区发现的，具体地点位于塞纳河从东部进入现代巴黎城区的地方。数百年来，塞纳河一直是整个巴黎地区物流和人流的主要通道，从而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繁忙的商业中心。塞纳河为巴黎居民提供着食物、水、军事防御、工业、船运、旅游和艺术等。巴黎的故事与塞纳河的故事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塞纳河为巴黎提供了最基本的参照，将这座

城市分为右岸和左岸。^①

不过,巴黎和这条河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亲密无间。尽管塞纳河为巴黎孕育了生命,但同时也周期性地发生洪水灾害,造成破坏和死亡。根据图尔的主教兼历史学家格列高里(Grégoir)的记载,公元前582年,巴黎暴发了一次严重的洪水灾害,淹没面积达数百英亩,甚至一度冲开了早就干涸的塞纳河北边的那条古老的支流。公元814年,一位佚名作者在一本关于巴黎奇事的书中写道:“如果上帝想用水来惩罚生活在巴黎的人,那么就发一次洪水,以我们从未见过的阵势,让塞纳河的水冲决堤岸,在整座城市里泛滥,使得人们只能靠船出行。”^②公元886年,一场洪水冲垮了小桥(Petit-Pont),这座桥横跨在塞纳河上,两边连着位于巴黎中心的西岱岛(Ile de la Cité)和左岸区。据一位目击者描述:“在一个寂静的夜里,小桥的中间突然坍塌,瞬间就被汹涌的急流冲走了。”从公元886年到1185年,小桥被洪水冲毁十次,同时它也见证了巴黎人的坚韧,因为这座桥每次被冲毁以后都重建了。

几个世纪以来,巴黎人在洪水面前除了向神灵祈祷外,几乎别无他法。1206年,巴黎将近一半的地区被洪水淹没,人们呼吁宗教领袖寻求巴黎的主保神——圣女热纳维耶芙(Sainte Geneviève)的帮助。厄德·德·苏利(Eudes de Sully)将热纳维耶芙的骸骨从左岸山顶上的大教堂里迎请出来,然后被神情肃穆的巴黎人恭奉下山,那个大教堂如今已成为巴黎的先贤祠。长久以来,圣女热纳维耶芙一直受到巴黎人的崇敬,因为她在公元451年组织巴黎人阻挡了匈奴大帝阿提拉(Attila the Hun)的入侵。现在,人们希望这位主保神给巴黎这座城市以心灵上的支持。根据官方历史记载,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举行弥撒后不久,塞纳河的洪水就奇迹般地消退了。迎请圣女

① 本书探讨塞纳河历史的资料来自 Colin Jones. *Paris: Biography of a City*. New York: Viking, 2005; François Beaudoin. *Paris/ Seine: ville fluviale, son histoir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aris: Nathan, 1993; Isabelle Backouche. *La Trace du fleuve: la Seine et Paris, 1750—1850*. Paris: Editions de L'EHESS, 2000.

② Charlotte Lacour-Veyranne. *Les Colères de la Seine*. Paris: Musée Carnavalet, 1994: 14—15. 这部书还为笔者讨论塞纳河的洪水泛滥和防洪提供了资料。

的队伍在仪式结束后委托巴黎主教将她的骨骸恭送回大教堂，从小桥那里穿过塞纳河。目前，圣女热纳维耶芙的骨骸供奉在巴黎圣母院。这支浩荡而虔诚的队伍刚走过小桥，也即主教刚刚把圣骨安放到圣坛上，小桥就坍塌了，迎请圣女队伍一个人都没有受伤，这是当天的第二个神迹。^①

几百年来，巴黎人就这样塑造着塞纳河的河道，主要目的是防止洪水泛滥。14 世纪初，国王腓力四世(Philippe le Bel)下诏书，命令商会会长组织人力，利用石块和坚固的塔楼抬高河岸，以达到在塞纳河两岸行走及过河时不能陷在淤泥里的目的。商会会长是负责贸易和船运的城市官员，是从商人中间选拔出来的，具有很大的权力。两个世纪以后，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又下令整修辅助河岸，包括在卢浮宫前修建挡水的岸墙。其后，塞纳河上陆续修建了新的防洪设施，但是依然发生了洪灾。1658 年，塞纳河出现了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洪峰，超过正常水位 20 多英尺。

为了减少洪水造成的伤害，巴黎的居民坚持不懈地改造塞纳河，比如疏浚河道、建设港口和码头、修建船闸和运河，特别是在冬天河水上涨的时候，这一切措施可以使塞纳河更加便于利用，并降低风险。18 世纪初，塞纳河左岸的奥赛码头(Quai d'Orsay)进行了重建和扩建。1823 年，乌尔克运河(Canal de l'Ourcq)开挖完成。1825 年，圣马丁运河(Canal Saint-Martin)开通放水。此后，巴黎还修建了一系列河道，使得船只和河水都能通过城市的中心区域。洪水暴发的时候，城市里众多的桥梁会阻碍水流，因为桥墩会挂住水中的杂物。鉴于此，一些老旧的桥最终被拆毁，新的拱桥修建了起来，而且拱的开口更宽更大。瓦兹河(Oise River)、约讷河(Yonne)以及马恩河(Marne)都是塞纳河的支流，都在巴黎市区的东边汇入塞纳河，巴黎的居民针对这些河也疏通了水道，修筑了堤坝。

① Moshe Sluhovsky. *Patroness of Paris: Rituals of Devotion in Early Modern France*. Leiden: Brill, 1998: 32-33.

但是,这些方案都无法解决塞纳河在冬天泛滥的问题,有时在其他季节,河水水位也会很高。不过,总体来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塞纳河的洪水规模明显比以前小了。经过数百年的治河努力,塞纳河的水位终于再没有达到巴黎人的先祖所经历的高度。进入20世纪,很多人相信,塞纳河根本不可能再发生灾难性的洪灾,因为这条河已经被人的双手驯服了。

治理巴黎市以及塞纳河的一些最重要的措施,是在乔治—欧仁·奥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领导下实施的,这个人崇尚工程的威力,在19世纪50—60年代将巴黎变成了现代化的城市。奥斯曼出生在巴黎的一个阿尔萨斯(Alsatian)家庭,从小就受到商业和政治的熏陶,长大以后在几个省级和巴黎的公务部门工作,职位不断晋升。1853年,新任国王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任命他担任塞纳区的行政长官,这是管理巴黎市及其郊区权力最大的市政官职。在这一职位上,他被授予男爵爵位,担任参议员。奥斯曼的权力比他的前任更大,负责对巴黎的大部分地区进行重建,使巴黎成为其他城市羡慕的对象。在他的领导下,巴黎的面貌焕然一新。

巴黎今日的面貌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奥斯曼时代。在他那个时期,巴黎就建造了新的环城公园;拥有了查尔斯·加尼叶(Charles Garnier)设计的歌剧院,这个新的歌剧院正面精美绝伦,上面是金色的穹顶,四周布满金碧辉煌的雕像,成为巴黎建筑的一颗明珠。在新拓宽的大街两旁,兴建了时尚漂亮的大楼,这些大楼有着复折式屋顶,呈现出完美的古典装饰风格,并且新建了十多个广场和公园。这座城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改造,而且得到了扩展。奥斯曼在城郊地区规划建立了9个新区,从而使巴黎的行政区增加到20个,同时也将巴黎的面积扩大了一倍。

19世纪下半叶,造访巴黎的大多数人无不惊叹于这座城市的新貌。发了财的美国人,横渡大西洋去完成学业深造,或是去游历探险和购物。他们对于巴黎美轮美奂的新面貌无不感到痴迷。富丽堂皇的百货大楼位于奥斯曼新规划建设的大道上,是城市的商业中心,有

着高大的穹顶，里面灯光明亮，大型落地橱窗里展示着似乎无穷无尽的货物。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在其小说《妇女乐园》(*The Ladies' Paradise*)中描写了这座百货大楼，从而使它更加闻名。19 世纪 60 年代，正是巴黎城市改造最盛的时候，有位来自美国的游客对于奥斯曼一无所知，因而把这一成就归功于国王。他在日记中写道：“没有其他任何一座城市像巴黎这样得到改造，可能只有当今的拿破仑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论历史如何评说拿破仑的功过，他的智慧和才华将镌刻在这座最伟大的丰碑上，世界已经看到，或者终究会看到。”^①在这座光明之城的荣耀下，拿破仑三世当然感到欣喜异常。1867 年，这座城市的改造还没最后完工，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开巴黎的大门，迎接世博会的到来，向全世界展示他的城市已经变得多么现代和富足。

奥斯曼对于自己重塑巴黎的规划具有高度的自信，他为之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全力以赴地完成这项工作。19 世纪 60 年代初，著名摄影师皮埃尔·珀蒂(Pierre Petit)给奥斯曼照了张相，照片中的奥斯曼坐在天鹅绒椅子上，双腿舒适地交叉着，显得自信、闲适。在奥斯曼庄重的黑色外套锁扣上，醒目地别着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他没有看向镜头，而是盯着一张纸，像是在审阅文件。奥斯曼似乎是要让人们相信，在他眼里，摄影师和当时在场的人都没有他自己的工作重要。

最为重要的是，奥斯曼决心要让巴黎秩序井然，他的目标是要让这座城市更干净明亮，更健康安全，更适于商业和贸易，简而言之，更加现代化。在奥斯曼之前，巴黎已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但同时也散发着臭味，肮脏凌乱，甚至血腥味弥漫。每天，数以千计的马匹载着人和货物从街道上走过，这些马匹留下的粪便成为巴黎垃圾秽物的一部分，成为城市生活的日常内容。除此以外，还有垃圾堆、污水池、从墓地渗透到土壤并散发出恶心气味的雨水、宰杀后准备到市场售卖

^① Harvey Levenstein. *Seductive Journey: American Tourists in Paris from Jefferson to the Jazz 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88.